

楚

滿月

的源

靈

王

楊

晦著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(34116)

楚靈王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
外埠酌加運費函費

著者 楊晦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* 版 翻 *
* 權 印 *
* 所 必 *
* 有 究 *

目錄

卷上

楚靈王.....一

卷中

笑的淚.....一三九

慶滿月.....一五五

磨鏡子.....一八三

老樹的蔭涼下面.....二〇一

除夕.....二二七

卷下

來客

.....二五三

楚靈王

人物

蔡侯般

世子有 蔡侯般子

歸生 蔡大夫

朝吳 歸生子

蔡略 蔡大夫

蔡洧 蔡略子

歸生家僕人

人 物

○ 觀從 (字子玉)

兵士等

逃難人等

從者等

○ 棄疾 楚公子，後封蔡公，即楚平王

子干

子皙

楚公子

費無極

須務車

隨騎等

○ 楚靈王 名虔

世子祿

公子罷敵

楚靈王子

伍舉

楚大夫

遠罷

楚令尹

鄭丹

(字子革) 楚右尹

鬬成然

楚郊尹

申無宇

楚華尹

申亥

申無字子

長女, 次女

申亥女

倚相

析父

楚大夫

太卜

楚 靈 王

唐娥 楚王宮女

宮女等

蕭緒 楚王內侍

內侍等

甲士等

涓人疇

工尹路

第一幕

第一場 蔡國宮廷

(蔡侯般 大夫歸生 朝吳 世子有 蔡略)

蔡侯般 寡人去是一定要到申地去，會見楚王這一次的了，寡人已經親對楚國的使臣許下，那能再行反悔呢。不用說卑詞厚幣的來請，就是遣上一個人來縛着也得去的。
(向歸生) 老大夫，國內一切政事都要請你相機處理罷，你已經是白髮蒼蒼，就是上七十歲的老年，應該在家裏享受你過去辛苦的結果的了，你應該像是一個種樹的人那樣，這時候已經到了要在你種植的樹蔭下，悠然地望着天空，欣然地領略着眼前的境界，享用着樹上所結的果實的，但是現在呢，卻彷彿平地起了風波，你所乘的船隻已經

是飄搖不定的了，還要請你以衰老的餘年，使用着枯瘠的手腕來掌管這個關係全船生命的舵。（向蔡略）蔡大夫，你呢，是可以隨寡人一同到申地去的罷，這也許要冒性命危險的呢，好在你的公子蔡洧，已經成立，你私下有甚麼要料理的事情，就請料理一下罷，大概就在明天我們動身好了，省得楚王再生疑心。（轉向世子有）至於有，你有朝吳作你的朋友，作你的伴侶，同時也可以作你的領導，這樣，你總可以在行爲上不至於有多大的遺誤，或者失德的地方，你的心情雖然還好，不過太缺乏深沈了呢，要像我這樣暮氣，我也並不願意你來取法，但是要能以像公子朝吳那樣深沈而並不陰險，那樣隱忍而並不卑屈，那樣有爲有守而又豁達近於人情，不比你那樣過於輕躁的更能成功的麼？你看起來彷彿是很有志氣可以有爲似地，其實，是並不中用，遇事只顯得頭角崢嶸，說得不好一點，簡直是少不更事的呢。

世子有：這樣說起來，父王是一定要，會甚麼楚王的了，我覺得實在沒有必要，爲甚麼一定要去呢？不去不行麼？父王只是那樣說罷了，難道楚王真就能以派人來縛去的麼？

蔡侯般 真是少年氣盛，正說着，你就來了，這不是你恐怕諸位大夫不相信我的話，特意來給證明的麼？年青人，少說話！

世子有 不能，不能，父王，你眼睜睜地要去冒危險，作兒子的那能不說話呢。父王說我年輕，不錯，我原來就很年輕，年青的人是不怕危險的，父王應該知道，不過，像父王這樣的冒危險，實在太不值得，爲甚麼要自投羅網，送上前去呢。父王，在這樣緊要的關頭，我爲甚麼要少說話呢。我要說，我要大聲疾呼地說，父王是不要到申地去赴楚王的甚麼會的。我不但要說，在座的諸位大夫，我希望都能像我這樣來說，比我還要提高喉嚨地來說。父王，你恕我這一次的失禮罷，父王，我不怕怎樣責備我的輕躁，怎樣說我的缺乏深沈，我也要極力阻止父王的成行。

蔡侯般 你這說的完全是一片孩子話，我不到申地去又能怎樣呢，是因爲我的不去赴會，我們的蔡國，就會變得強大了麼？我這次不去，要說我去是冒危險，是會因爲我的不去就使我們這弱小的蔡國可以轉危爲安了麼？這是不可能的呢。楚王既然請我去赴

會，他一定早有成算在胸，他若是存心要滅蔡國，我的不去能以阻止甚麼呢？也許更促成他的暴行了罷。他來請，我們反倒不去了，他若是存心滅蔡呢，這便是他的藉口，更可以出師有名，他就是沒有要滅蔡國的心，也許會因此使他羞惱成怒，藉題發揮了的。

世子有父王，楚王他要羞惱成怒，那只好讓他去怒了，我們又有甚麼辦法呢？怒就怒罷，蔡國雖小，也可以一戰的，戰敗而被滅亡了，這就像是炸破的氣泡一般，也還有個響聲，不比透氣的口袋，自形焉癢，那樣要有勢派得多麼？左右是要作犧牲的，爲甚麼一定要像羔羊那樣馴順地跪在祭壇前呢。

蔡侯般，你還年青，不知世事：要作犧牲就只有像羔羊那樣馴順的呢。你若是一隻猛虎，還能被捉作犧牲的麼？

歸生 主公的話是很有道理的，不過公子的話主公也不能就因爲他的年青便加以輕視。臣意主公對於這件事情也還是多攷慮一下，不要就冒然前去。臣雖老耄，託主公的福庇，也還算結實，老當益壯，這才是臣的素志呢。主公的託付，老臣雖粉身碎骨亦所不

辭的，就是跌倒爬起，只要還有一口殘喘，臣也當努力掙扎，不至於使鄰邦騰笑，以爲蔡國的土地徧小，臣民也都如風前的細燭，一吹就滅。不過，主公，你看，楚國不是虎狼之邦麼？楚王不是比狼還狠，比羊還貪，比虎還暴的麼？陳國的滅亡，不正好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鑑麼……

世子有 對呀，陳國的事，相隔不到一年，父王總該記得的罷。陳國的公孫吳，不是至今還在楚國就跟軟禁相差不遠的麼？至於陳國呢，陳國的宗廟社稷呢，都到那裏去了呢？陳國的土地不已經成爲楚國的郡縣，陳國的人民不正在受着楚王的凌虐麼？可憐，公子勝帶領他的侄兒公孫吳跪在楚王的面前，哭得那樣的哀慟，一軍中都爲之落淚了的，楚王怎麼樣，連眉頭都不曾皺一下，還是照樣地滅了陳國，毀了陳國的宗廟社稷，父王你看，當楚王出兵的時候，不是那樣冠冕堂皇地要爲陳國討逆的麼？所以，陳國的朝野上下一聽說，是那樣的歡躍，像迎王師一般，都是扶老攜幼，簞食壺漿。結果，只有呼天不應，喊地不靈，對着城池山川，哀哀痛哭或是默然飲泣罷了。父王，你不要像當時陳國的

那樣優罷。

蔡侯般 像你說，陳國的朝野上下，就不像那樣去歡迎，就能阻止楚國的兵臨城下，保住陳國的社稷安全了麼？陳國的滅亡與朝野上下的是不是歡迎並不相干的。這有甚麼傻的可說呢。還有，你只是一個年青的孩子，所以偏有這許多的意見，許多的道理，實在對於人間的事情，是並不懂得。一個國王不是一樣是一個人的麼，一個人你就不能用一件行為來概括他的生平，一朝的善惡也不能就作為他終身的定論。楚王的貪而無信，誰都知道，不過他也有他的不可及，你看，他居然重用穿封戌，滅了陳國，封他作了陳公，穿封戌不是因為同他爭功，甚至於從架上抽下戈來，當楚康王的面前，想要刺殺他的麼？而且就像申無宇罷，他不過是楚國華邑的一個邑尹而已，竟敢因為楚王在作王子的時候，曾經擅用楚王的旌旗，不但給他把旌旗沒收，并且斥責他的僭分，就在楚王即位以後，申無宇居然闖進了章華宮，正在楚王歡讌的時候，拘捕了他的守卒。但是卻不曾聽見楚王對於申無宇有所罪責。這未嘗不是楚王高人一等的地方。至於陳國的

滅亡，我總覺得這是陳國的自取禍殃，而且是陳國的司徒招獻策，要楚王把陳國收爲郡縣的，這能怪楚王麼？

世子有父王現在如果輕身到申地去赴楚王之會，這不也是自取禍殃，不能怪得楚王的麼？

蔡侯般：唉！寡人老了，這也許就是寡人的自取滅亡罷。在這樣的亂世，滅國亡家，本來是並不希奇的了，不過也總該有個名義，有所藉口。楚王這次如果加害於我，這不是他的強暴的露布麼？我們的蔡國是有招來滅亡之禍的因由的，不過這個事情不是早已成爲過去了麼？楚王如果要滅蔡，何必等到今天。而且這個滅亡的原因，是罪在寡人的，此番楚王如欲加害，寡人以一死爲蔡國的祖宗保留下宗廟社稷，也好呢。蔡國雖然無辜，寡人是有罪的，一個有罪的人能以像一隻羔羊那樣跪在祭壇之前，伏首地等作犧牲，未嘗不是贖罪之道呢。

歸生：主公的話雖然悲哀，道理卻不見得很對。楚王想滅的是蔡國，並不是與主公個人

有甚麼冤仇。主公一死，就是蔡國的滅亡，那裏有主公已死，蔡國的宗廟社稷還能保存的道理。不過，主公既然要去，能將國事作個無事防備有事的安置，或者不至於國家就隨着主公的遭遇不幸而同時毀滅，另外還有掙扎的餘地。臣受主公託付之重，也要這樣才有責任可負。於主公起駕之前，請明定世子的名分，就命老臣輔助太子監國，這樣雖然風濤險惡，臣等也可以有所歸依，不至於失羣飄散了的。就現勢觀察，主公也只有前去的了，楚王既然是禮幣有加，我們也只好踐約前去。這的確是無可奈何的呢。

蔡侯般 是的，大夫之言有理。不去，又能以怎樣呢？這只能怪我們的國小勢弱，這只能怪我們的不幸與這樣的強敵作了鄰國，另外還有甚麼可說的呢。你看，大夫，我們的蔡國，還不敵楚國的一縣呢。好罷，就照大夫的話辦理，有，你從今天起就是蔡國的世子了，請老大夫輔助世子監國。我們要在明天的吉時起身前去。

（蔡侯般 世子有 蔡略等下）

歸生 朝吳，你看我們的主公一生是那樣的仁慈，只因爲鑄下一個那樣的錯誤，雖然先

王也有他的罪過，淫了他的兒媳，但是我們主公究竟犯下了弑父弑君的大罪，人是錯誤不得的呢，直到而今，還是他心裏的一個大病罷，所以是那樣的氣短。聽起他的話來，真是使人酸心的。

朝吳 我們的主公不但爲人仁慈，而且他的心情也是充滿了詩意的，他的話好像是秋風中的蘆葦那樣的淒涼，好像就要死去的鳥鳴那樣的悲哀，好像待死的囚徒那樣的絕望，好像秋夜簫聲那樣的婉轉而有餘哀。也是末路的就要到來了呢。一個國君到了這樣的境地，這可謂悲哀之至了。不過主公一人的運命一定要關係我們一國的存亡的，破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。像主公這樣，雖然是衰老到似乎有氣無力的表現，隱忍着一切痛苦，去能憑運命的擺佈，好像將要沈船時的船主一樣，眼睛一閉，也就萬事皆休了，但是父親，你卻要竭忠盡智地掙扎着，而且負着要把這隻將沈的船隻想法保持牠的完全的使命的，父親，你是要拚着生死與風濤去爭這隻船的轉危爲安的，父親，你看，這個最難擔當的重任完全落在你的肩上了呢。